李素伯文集选登

李素伯

10月21日是民国南通学界“四大才子”“之一的李素伯诞辰110周年。前不久,他的后人几经辗转收集的《李素伯文集》出版。

李素伯(1908～1937),诗人、学者、书画家、现代散文理论家、语文教学改革家。原名李文达,又名李绚,字素伯,别字质庵,号梦秋、梦秋子,主要笔名所北。江苏省启东市人。1928年毕业于江苏省第一代用师范(即通州师范)。毕业后历任江苏省立南通实验小学、南通乡村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国文教员。因庸医所误,微疾无治,于1937年春去世。

李素伯家贫幼孤,聪慧勤勉;负笈崇川,学贯古今;工书善画,能诗能文;温厚恬淡,蔼然仁者也。品性醇于流俗,学识冠乎同侪,被当时学界誉为“南通四才子”之首。

1932年1月,于上海新中国书局出版的学术论著《小品文研究》,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研究小品文理论的开山之作,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坛的地位。嗣后,在上海《艺风》《中学生》《文艺茶话》《人言周刊》《文学》《写作与阅读》和南通《南通报》《爝火》《学艺》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小品散文、文学评论、书法绘画、新旧诗作,享誉文坛。其小品文代表作《春的旅人》和《血写的历史》脍炙人口,被多个杂志转载,并被收入北新活页文献,许多学校用作国文教材,或用作课外学习资料。

李素伯在通州师范任教期间,大胆进行语文教学改革,自编教材,自定教法。并指导学生编辑出版级刊《爝火》,鼓励学生创作实践。三尺讲台育桃李,一支粉笔写春秋,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

“廿四年三月偕奎哥摄于南通。”(坐者为哥哥李文奎)

《海复乡志》《启东市志》《南通市志》《江苏省志》《江苏省艺文志》皆载有“李素伯”名录。《启东市教育志》《南通市教育志》《江苏省教育志》亦对李素伯做了介绍。《中国文学家辞典》《中国现代文学词典》《中国散文大辞典》《中国文学大辞典》《二十世纪中国作家笔名录》《二十世纪中国人物传记资料索引》等大型文学工具书均载有“李素伯”或《小品文研究》的词条。《中国散文批评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中国现代散文小品理论研究十六讲》等多部大学研究生教材有对李素伯的介绍和评论。

《李素伯文集》序言

范培松

中国现当代散文理论批评研究,李素伯是绕不开的一个人物。

在我国学术界,散文研究始终是一个被人们冷落的角落。这和一个认知误区有关,虽然文学分四大类,散文也作为一类,但人们却认为散文可以任意搽抹,不是艺术,直到今天,专心致志研究散文者不多。正因为如此,我在踏上研究散文理论批评的漫长道路上,遇到李素伯,不由得肃然起敬。他虽然仅仅活了三十岁,但确实是应该受到我们尊敬的散文研究的前辈。

正因为这个原因,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台湾一个电视台的读书节 目,准备推出李素伯专辑,该节目是由台湾师范大学教授、著名散文研究理论家郑明娳担任主持。她邀请我评说李素伯。当时我正承担国家科研项目“中国散文批评史”研究工作,欣然接受这一任务。和台湾同仁合作,拍摄了《李素伯》专题片。专题片制作精美,除我评说外,解说词基本上采用李素伯《小品文研究》中的一些重要话语。电视台复制了一份拷贝给我,但年代久远,几次搬家,怎么也找不到了,惜哉!

在拍摄李素伯的专题片时,我很感慨,当时大陆知道李素伯的人可以说是寥寥,可是台湾没有忘掉他,兴师动众为他宣传。1999年,我赴台湾东吴大学任教半年,亲身感受到他们在对中国传统文学的整理和传承上,有许多可取之处。

李素伯的《小品文研究》出版于1932年,正是小品文热的时代。20世纪散文发展有些诡异,每隔30年要兴起一个热潮。世纪初的杂感热,30年代小品文热和90年代散文热。李素伯的《小品文研究》是应运而生。几乎同时,还有石苇的《小品文讲话》和冯三昧的《小品文作法》面世。相比之下,《小品文研究》无论从学术性还是在体系建立探索上,他的影响和作用是非常特殊的。五四之后,散文兴旺,对散文理论有贡献的是周作人、鲁迅、朱自清等。但是,他们都是一些分散的零星之作,不成体系。以专著的形式,并试图对散文理论研究的体系建立进行探索的是李素伯。

在五四之后,中国散文理论研究逐渐形成三大派别,一是以周作人为代表的言志说散文理论批评,二是以鲁迅为代表的社会学散文理论批评,三是以朱自清、李素伯为代表的文本说散文理论批评。文本说散文理论批评特点是以散文史论,创作论和作家论的“三合一”的全方位研究,标志性成果就是李素伯的《小品文研究》。

李素伯的《小品文研究》的主要理论资源是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和《出了象牙之塔》。他的研究呈开放型,以开放的心态博采众长,显示出特有的活力。在《小品文研究》中共引用了45位中外作家对散文的论述,中外的作家近乎一半对一半,借用他的一句话,他的散文研究是“东亚病夫”和“西方美人”热恋的结晶,是个很有生命力的“混血儿”。

李素伯对散文的“体”的意识极为重视,这实在难得。他提出散文“是‘个人的形式’的自由文体”,是有经典意义。对体的重视,标志着散文研究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变。李素伯堪称是中国现代散文研究的拓荒者。

我欣赏他的文字。《小品文研究》就是一篇优美的散文。现在许多研究论文面目可憎,语言乏味,云里雾里,不知所云,似乎这样才显得有学问。李素伯文字,都有他研究的体温,如:

(小品文)不需要结构,也无所谓因果关系,只是不经意的抒写着个己所经验感受的一切。它所表现的正是零星杂碎的人生。在这里,读者虽不能愉快地领略到像在小说中表现的一切可歌可泣可爱可悯的有系统的人生的断面;却能出其不意的,找得在人生里随处都散布着的每颗沙砾的闪光,使你惊叹,使你欣喜,以为不易掘得的宝藏。

(小品文)触机即发,而不在乎“搜索枯肠”或是“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髭”的。

没有学究味,却有学术含量,对小品文评述到位,直到现在,仍然是研究散文的一本有价值的参考书。

李素伯生命很短暂,他没有结婚,没有孩子,但是他留下了《小品文研究》的精神儿子,这个精神儿子活力四射,有着永恒的魅力,一个人的人生能如此,足矣!

范培松 笔名艾袁,男,1943年7月10日出生,江苏宜兴人。系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散文理论研究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担任苏州大学中文系主任、文学研究所所长、苏州市作家协会主席。

“自己的话”

——关于散文小品之三

——“说自己的话,老实地。”

俞平伯先生曾学着时髦提出过这样的“标语”,并加注疏:“所谓‘说自己的话’,得加一种限制,‘己所独有,可通与人’。‘老实’则‘想什么说什么,想怎么说怎么说’之谓。”(见《骆驼草》二十三期)这自是确实稳当的说法,虽然未见得怎么新鲜。古代的文学论者早已有“诗言志”和“修辞立其诚”的主张,也有“我手写我口”的办法,但见解尽管陈旧,在这“一切文艺是宣传”的口号风靡了一世而逼着所有的作者去写“公式”加“脸谱”的所谓新兴意识的创作之今日,这样的“标语”也不妨再写贴些,而且愈多愈妙,虽然这也不免近乎“宣传”。

中国的文人学士是向来善于做应制诗文、章奏状词、传单揭贴等的。受了主子的豢养,当然要替主子说话,这也许是大有苦衷的。但也不尽然,有些学者的尊周孔、道礼义,却别有居心,便是想继承道统,得备位于两庑之间,尝尝冷猪肉的滋味,那自然也是“胜业”,倒不是尽人能为的。新时代的人们有了言论自由的保障,应该大家能畅所欲言地直白出自己的思想感情了,撇开了一切传统,忘掉了一切利害,说着自己的话。可是仍然做不到。统治阶级的主子们仍然要收买许多肯为御用的文奴(奴才也)给他们歌功颂德,粉饰升平;急功好利的秀才们(是民国的秀才)也仍然“惶惶如也”的忙于卖身投靠,出人头地。于是凡创作必有主义,讲批评先探意识(应该叫做意德沃罗基);文字未清通,已先自挂招牌;思想未成熟,辄复妄张旗帜;不为古人之鹦鹉,乃作西哲之叭儿狗(谓其惯于依偎膝下而善于吠声吠影也)。其尤甚者,朝三暮四,以为勇于转变;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以示不甘没落。言论自由,乃适为此辈作解嘲,而真的声音,亦遂难于听到矣!偶有几个肯说自己的真心的话的,则不膏于统治阶级之斧钺,即为御用的文奴所憎嫌所诬陷,或为传道者所指斥以为旁门邪道,不得与于作者之列。甚矣,“说自己的话”之不易也!

小品文是个人的文学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它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周作人先生《冰雪小品选序》中语)所以厨川白村氏说:“在Essay比什么都要紧的条件,就是作者将自己的个人底人格的色彩,浓厚地表现出来。……乃是将作者的自我极端地扩大了夸张了而写出的东西,其兴味全在于人格的调子(Personal Note)……倘没有作者这人的精神浮动者就无聊。”这些话,就是说明小品文是最能说自己的话的文体,而也是以能说出自己的真心的话(直白自己的思想情感)为正则。但这样的文章,向来也就为正统派文人所嫉视,诋为小道。民国以来,随着白话文学的运动,这种言志的散文小品乃渐渐抬头,且骎骎乎推倒“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而主盟坛,因之颇有些能手与好的作品出现,其特色也都在能老实地说自己的话。既无须以主义为标傍,复非奉旨写作之八股,盖不愿为御用之文奴,乃多称心的言论。这样下去,不但有内容充实技巧上达的作品会自然地产生,思想界也呈出活气,学术空气一浓厚,进步也就快了。但这也似乎不很行得通。近来已很有些人在预警着说小品文要“转变”了,“扬弃”了,也就是要“奥伏赫变”。这理由是因小品文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底产物,其作用在安慰、刺激那些生活在繁忙、挣扎、竞争激烈的社会里的人们,所以是个人主义的,逃避现实的,有闲的知识阶级的玩艺儿,而现在却是一个伟大的时代的前夜,社会已在激烈的动摇、转变,文学作品既是社会的反映,小品文是文学的一体,也得替新兴阶级、新兴社会服务,为社会的集团生活的写照,不再作个人的自我表现了。这自然也是言之成理的。文学的本身原是无所谓的,为个人说话可,为社会服务亦可,既能“言志”,也就会“载道”;世道善变,有人觉得言志的文章写腻了,或是看腻了,要换换口味,原无不可。且倘使真已有了新兴阶级,产生了新兴社会,自会有那样写照或反映新社会的新文体新内容形成的,大可不必那样大声疾呼的作先知者的预言。民国以来小品散文的兴起、流行而为新文学的主潮,在当初似乎也并未有人有意为之。一种新文体的产生、演变,是多少依赖着社会的背景而并非突然出现的,所以无论作者所表观的是自我,还是集团;是身边琐事,还是大众生活;是闲逸的趣味,还是战斗的情绪,其为现实社会之正面的或反面的反映实是一致的。个人的观照、体验,也就是这整个社会的部分的姿影,所以同样的也有社会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固然欢迎听到震撼天地的狮吼虎啸,感得伟大,但也不妨听听蚊蝇的小唱,因为这都是生命力的表现,有着它们自己的灵魂的独特的声音。我们与其听那岸然道貌的传道者或是道学先生宣扬他们所死抱着的圣经贤传,倒不如听一个落魄的娼妇的真实的哀诉与沉痛的忏悔。我们要的是忠实的自己的话,真的声音。晋朝流行清谈,文人习于颓放,后世论者以为国之亡即原于此,但我们读阮嗣宗的《咏怀诗》、陶渊明的诗和许多有趣的小品,觉得他们正是个热中的失意者,“弯弓挂扶桑,长剑依天外”,“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何尝能把天下忘了?虽然终其身托迹岩阿,寄情诗酒,一个遇穷途而痛哭,一个想觅理想的桃源。我们不能不承认阮陶的作品是当时的社会背景的反映,也就是那时代有心人的真的心声。明末清初的一班非正统的文人如“三袁”、王谑庵、陈眉公、金圣叹、李笠翁辈也是吟风弄月,迹近颓放,但颇多愤激不平之声(或以谐谑出之),这也是真的声音。如今,当这大动乱的时代,我们不仅是能愤激,而且要能抗争;不仅要有革命的情绪,而且要有勇于临阵的战士。倘使战斗的法术中还需要笔写的文章的话,那末,这短小精悍无所不包的小品文自然是最适宜的工具。以之描写社会的剪影,描写集团的生活,描写机械的伟力,描写现代化的一切,如果这些是从你自己的观察或经验得来,而确具有真知灼见,那当然是时代所需要的。但如有另一部分的作者愿老实地诉说他个人所见所闻和所思索的,不虚伪,不矫情,是真的声音,我们也没有拒绝和蔑视的必要。即使那作者因生活环境的特异或是教养的不同,对于现实不无隔膜,也只要他的作品不会使年青的读者为之迷恋于骸骨,或麻醉于风雅,向着时代开倒车就好。当我们要想以文章来“言志”或“载道”的时候,却有人利用它来“念咒”“画符”以之为谋生之具,这也未可厚非,我们觉得未便干涉,只好各行其是便了。实在,投靠主子,拜下师门,然后摇旗呐喊,沽名钓誉者的写作,比诸“念咒”“画符”高明不了多少,虽然有时呼风唤雨,飞沙走石,也着实有点骇人,但葫芦只是一个,药也有时要尽的,那就要看你是否能“摇身一变”了。言志者,滔滔天下皆是也,这种戏法倒也是够瞧的!

岂明先生在《志摩纪念》一文里说:“我们平时看书看杂志报章,第一感到不舒服的是那伟大的说诳,上自国家大事,下至社会琐闻,不是恬然地颠倒黑白,便是无诚意地弄笔头。其实大家也各自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自己未必相信,也未必望别人相信,只觉得非这样地说不可。知识阶级的人挑着一副担子,前面是一筐子马克思,后面是一口袋尼采,也是数见不鲜的事,在这时候有一两个人能够诚实不欺地在言行上表现出来,无论这是那一种主张,总是很值得我们尊重的了。”自己未必相信,自然也难望别人相信,所可悲哀者是“各自知道是怎样一回事”而“觉得非这样地说不可”,而且往往在豪杰之士,这也不得免焉,岂不大可哀哉!所以有些读者要求着说:

“我要求你们的工作完全表现你们自己,不仅是一种意见一个主张要是你们自己的,便是细到像游丝的一缕情怀,低到像落叶的一声叹息,也要让我认得出是你们的而不是旁人的。”(叶圣陶《读者的话》)

一个作者(法国十六世纪散文大家,近世小品文鼻主Montaigne)在他自写的小品文集Essays序下说:

“我想在本书里描写这个简单普遍的真我,不用大言,说假话,弄巧计,因为我所写的是我自己。我的毛病要纤毫毕露地说出来,习惯允许我能够坦白说到那里,我就写这自然的我到那地步。……”

是的,“我们显然都从自己中心的观点去看宇宙,看重自己所演的角色”(蔼理斯语)。那么:“说自己的话”实在是最最妥当的办法,即使是说谎,但也是个“忠实”的谎,不致令人感到空虚的难受。

我这篇小文的题目是“自己的话”,结果却引了许多别人的话以自圆其说,“借花献佛”虽不是如何体面的事,但总比“班门弄斧”较可藏拙些。岂明先生有言(又是别人的话!):“别人的思想,总比我的高明;别人的文章,总比我的美妙:我如弃暗投明,岂不是最胜的胜业吗?”博雅君子其谅之欤!

一九三三、七、廿六

——载1934年1月1日上海《文艺茶话》第2卷第6期,署名:所北。

——又载1934年4月南通《学艺》甲戌卷之一

李素伯画作

吮血者

夏之乐曲三章(之一)

在那溽暑蒸人的黄昏的灯影下面,我的躯壳便被包围而埋葬在轰然如雷的蚊阵里——它们密密的包围着,而且嘤嘤的哄闹着,犹如许多负刺探消息的新闻记者对付那些要人们的办法一样。

但它们却不只是包围而且哄闹,渐渐地逼近了我在它们看来庞然无匹的躯壳,而且会突然无情地向这庞然无匹的躯壳袭击了来。

嘤嘤的哄闹声里,我觉到有无数的针尖散兵线似的刺向我的皮肤,隔着仅仅一层薄薄的纱衫裤,我的皮肤在发麻,肌肉上也感到轻微的肿痛,慢慢的周身在痒,痒,这里在痒,那里也在痒;我对于这袭击起了恐慌,于是我开始想到要防御,抵抗。

我站起来,离了座,回旋地徘徊着;在斗室里,在昏黄的灯影里。我以四肢的摆动挥舞吓退我的敌人。可是,它们并不退却,嘤嘤的更响亮地哄闹着,从四围密密的袭击了来;我舞动得愈快,他们也更起劲地的呐喊而且紧紧的追逼,这会已是由散兵线变为总动员的向前线——我的庞然无匹的躯壳——奔赴,大有“灭此朝食”之概了!我因了焦灼,起了极度的恐慌,更迅疾地回旋徘徊着,在斗室中,在昏黄的灯影里。

可是,我立刻知道这样的战略是不够应付那些敢死的敌人的。我忽然心生一计,我是那么敏捷地抛下拖鞋,一跃上了床,落下帐门,严严地闭住了;这样,我算是暂时走入了安全地带,而且,我已布起细密的电网,把那些敌人给拦在网外。于是,我抚摸着肿起的或将要肿起的皮层上被螫的毒块,感到真是“莫予毒也夫”的仿佛胜利了似的轻声笑了。

“蟪蛄不知春秋,蜉蝣不知旦夕,你们这些微小的吮血者!”我这样得意洋洋地嘲骂着。

好奇怪呀!这时在我所布的电网以外的敌人们的哄闹声是更大了,不,分明是有组织有训练的一致呐喊。我敛起自己的笑声,凝了一下神,渐渐听得清楚了:

“去!去袭击那些可恶的人类,那吸尽一切有生无生之物的质液与膏血以自肥的人类!为一切被压迫的弱小者复仇!”

我惊讶又怀疑了:它们是为着向人类复仇而来袭击的吗?人类是如它们所指斥的那样可恶吗?人类有着超越一切的智慧和技能,所以也就操了一切有生无生之物的生杀支配之权,这不是自然的规律么?如它们这种一致的复仇的意识,实在是无聊并且有损于人类的尊严的,于是我不觉地高声叱责了:

“哼!你们那微小的吮血者!你们不懂得人类的尊严和天赋予人类的特权。人类这样的做着时,才使万物各得其所呵。因为那是造物主的吩咐,为什么是人类的罪恶呢。你们想打破自然的规律么,那是徒劳无功的事哩。你们这些微小的吮血者!”

“嘘!嘘! 什么尊严, 什么特权, 什么自然的规律, 这些都是你们无耻的自私的人类捏造出来的护身符, 为恶的盾牌。人类从一切有生无生之物夺取了营养与力量, 从而利用这力量吸尽它们的质液与膏血, 想建造起地上的乐园和虚伪的文化, 真是自然的叛徒呀! 一旦造物主恼怒了, 翻动他的巨掌, 会把你们自诩为万能而超越一切的尊贵者化为齑粉! 我们要吮吸你们从一切有生无生之物所取得的膏血, 为我同类者或非同类者复仇, 谁说不是应该的呢。”敌人们竟出乎我的意表的反辩起来, 声音差不多是一致的。

哦!这就是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吧,我想。然而这总是有损于人类的尊严的,我故意缓和了声调带着讥嘲地说道:

“想想你们生命的短促吧!你们想以小小的毒针刺遍所有压迫你们同类以及非同类的人们,真是蜉蝣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哩。倘使秋风一起,你们将不待人们的扑灭而自趋灭亡了。真是,你们的生命是太短促了!”

又是一阵哄闹声,声音差不多是一致的:“要说生命的短促,我们反为你们人类叹息呢。在大千世界里,万劫不就是一瞬,一瞬不也就是万劫么,不满百的人寿和不知旦夕的我们的生命,相去能有几何?而且,我们自有生生不绝的后继者,到了明年此时,我们将有更大的群,更强的力,带着一切的灾祸与毒害,向你们这些可恶的人类袭击;破坏你们的安宁和秩序,同归于尽!”

我悚然了!独自细味那“万劫就是一瞬,一瞬也就是万劫”的话,渐渐地朦胧入睡了。留下那些敢死的敌人们依然拦在电网外面哄然如雷的喧闹着,在斗室中,在昏黄的灯影里。

——载1933年7月1日上海《艺风》第1卷第7期,署名:所北。

李素伯文集选登

家

“总得有这么一个家,你的生活方可安定一些,也温暖一些。”

关心我的朋友们相见时常要提到这样的话。对于这好意,我不能有什么适当的表示,只好报之以感激的微笑。

“像你那样的生活才是理想的,没有家室,无挂无碍,是多么自由呵!”

像这样的羡慕的话我也常会听到。对于这羡慕,有时确也引以自慰,所以当听到时,也偶然会露出似乎同意的微笑。

实在,我除微笑外还能有什么适当的表示呢?我相信这样看似相反的两种话实在都出于好意,而且都有至理。但这些自然是属于纯粹的主观的。那一个从家得了安慰的便觉得家的可爱;反之,从家得到麻烦痛苦的,也就觉得有家是一种累赘。以自身的经验献给别人做某一件事的参考,虽然是主观的见解,也总是一种好意。一个单身汉便有接受这好意的资格;然而,他也就因此得着迷惑,他将徘徊在家与社会之间,贪恋独身的自由,也憧憬于家庭生活的温暖。

作为人不可无家论的最好的说法,我可举出Washington Irving的话作代表,他在一篇题作《妻》的小说里写着:

“一个结过婚的人遇遭坎坷,比较一个单身汉要容易恢复他在世界上的地位,一半因为他的无助而可爱的人们需要靠他生活,会鼓励他努力,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他的精神有家庭温煦的安慰和补救,而且他的自重心也很活跃,觉得外面虽然是黑暗和屈服,但是仍然还有个小小的爱的世界在家庭之中,在那里他就是一位皇帝。反过来说,一个单身汉是最容易自暴自弃的;总想着自己的孤独和放纵,他的心很容易沦为废墟,像一所荒凉的屋子,因为缺乏一个住户。”

Francis Bacon则对于独身者加以蔑视地说:

“独身的最平常的主旨在乎自由,尤其在贪图快乐。脾气古怪的人们,他们对于各种束缚的感觉是这般锐敏,他们几乎以为他们的腰带和袜带,就是索链和镣铐呢。”

所以他差不多肯定地说:

“未婚的人们是极好的朋友,极好的主人,极好的仆役;但未必总是极好的国民,因为他们易于逃亡。”

在说法上,Bacon的幽默的讽刺较高于Irving的正经的说教;但贪图自由的独身者有时较之已婚的人们更能牺牲为公,或是冥心独往于学术上面,却也是事实。他的奋斗、挣扎,并非仅仅为了养活“他的无助而可爱的人们”;他的心怀将更广大,眼光也更辽远,他不能汲汲以为名、孜孜以为利地做个平凡的人。他也许很“放纵”而且“脾气古怪”,但这多半也还是因为人们不能了解他。人们能够了解一个乡愿,一个顺民,甚至一个走狗,然而很少能了解一个别有怀抱的冷面热肠的独立特行者。他有时也真会失掉“自重心”而“自暴自弃”吧,真会“逃亡”吧,那也不过是厌倦于平凡的生活,觉得那个地方不适宜于生存,想追求那新的刺激,以充实自己空虚的生命吧。他并非是有意要遗弃这社会,这人群。而且,在寂寞的人生的旅途上,我们所最感需要的是那可以披肝胆,可以共患难的朋友,那是为实现共同理想而矢忠心忘利害的仆役。然而,这些都不是可以从已婚的人们里容易找得出的。让那些把公民训条记得烂熟的绅士们去做“极好的国民”吧,我们又何贵乎这样的头衔!

不错,家是一个人的灵魂的住所,能叫人自爱,自重,可是它有时也会变成牢笼,把你的灵魂反锁在里面,不放出来,于是只好在社会上行尸走肉,招摇撞骗,像一个影子,没有真诚,没有力量;说自爱就是“躬身厚”,自重就是但知有己,不知有人。人群里面是不希罕这样的人的,哪怕他在家庭之中是“一位皇帝”。

用一点考据,“家,从宀从豕”,那就等于说一群猪子关在牢里,实在有点糟心。但又谁能否认呢?除非你不想结婚,一结婚,儿女便源源而来,非把这个家糟蹋得像猪窠不罢休。对于已婚的友人们,我从没有羡慕的意思,即使是在潜意识中。也没有如Charles Lamb那样感觉着已婚的人们的行为之可憎恶,并且不惮烦的记载下来。我觉得在这种事情上,是不妨各行其是的。不过那些具有进取野心的友人们当结了婚以后那种患得患失的心情,看了倒不免会起怜悯,犹如他们有时怜悯我的单调孤寂一样。你读过鲁迅先生的《幸福的家庭》么?那是故事,并不就是现实,可是也未必现实所无。

在实际上,我现在也并非无家,但那是属于我的哥哥的。回到那里去,我是客人那样的被款待着,使我有“唤作主人原是客”之感,并不觉得可爱。可爱的倒是那深印在我的记忆里,而现在已是无法重现的儿时的家。我的父亲留给我的印象很浅薄,他永离我们时我还只七岁,但我还记得他的脾气很好,从没有和母亲淘过气;他整天在外,不很管我们,我们只有兄弟俩,没有小同伴,不会撒野。家里的空气是和暖的。可是最使我不能忘记的还是那个住所的环境的优美。那时的家滨临一泻千里的大江,在一条小港旁边,跨着港口有一架不很阔大的桥,桥两边有成排的瓦房,成了个小小的市集。最有趣的是江上的风光:在月光下一片浩渺如练的江波上,风帆飘渺,沙鸟翱翔。远远隐现着淡灰色的一点,那是峙立江心的崇明岛,明朗的日子,会辨得出那“如芥”的一团团绿树。偶然风雨横来,怒涛汹涌,也着实惊心骇目。在黑夜里,尤其是细雨迷蒙的黄昏,坐在自家屋里,从黯淡的油灯光中可以远望江岸沙滩上星星的鬼火,绿莹莹的一点点,飘忽上下,忽聚忽散,有时聚得很多,成了一团大火,熊熊地烧了起来,我们把这叫做“鬼烧窑”。那时我也不怕,并且很爱看,常常陪着母亲望到夜深方睡。江岸离我们的家不到二里路。坍得很厉害,泥土崩裂着,受不起江潮的冲激,便大块大块的陷落下去,我们常从睡梦中听到轰然的响声。十岁离开那里,几年后据传闻所得,那个小集市已整个迁移,小桥曲港,遗迹难寻,我的家当然也唯有永存在我的记忆中了。

倘使必得要有那么一个家,那也只有这儿时的才算是合乎理想,永留好感的。然而已过去了的事往往无法追挽,即使年光倒流,儿时可再,可是不但人事已非,便是那黄茅白板的江滨老屋,早随泥土湮埋江底,更从何处去觅那时的好梦呢!

“匈奴未灭,何以为家!”这样好听的夸张的藉口我不敢说,也不好意思说。我倒常常以“等是有家归未得”那样的话据以自慰,且以谢关心我的友人们的好意。杜少陵不是有过这样的诗句么,道是“天地一沙鸥”,又道是“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这真是个好境界。我很爱这境界,别的什么辩解似乎都无须了。

——载1935年《中学生》总第58期,署名:所北。

妈妈倚着门槛在望

“我要回去了,妈妈依着门槛在望。”
夕阳斜照粉墙,浮映淡黄的金光。
留不住的归心,早飞去妈妈身上,
我不该自私呵,为我自己的凄凉。

看他提着书包走出门,何等松爽?
妈妈已望久了吧?——他定在这样想。
我目送着他,待他的影子遮没于围墙。
涂了金的柳丝,在晚风里瑟瑟地摇漾。

涂了金的柳丝,在晚风里瑟瑟地摇漾。
我背着手独自回来,拖起条黑影修长。
他已抱在妈妈的怀里,——闻着香香?
明明的灯光里,笑声与歌声交响。

我不该自私呵,为我自己的凄凉;
留不住的归心,早飞去妈妈身上。
夕阳斜照粉墙,浮映淡黄的金光,
“我要回去了,妈妈依着门槛在望!”

——载1933年10月1日上海《文艺茶话》第2卷第3期,署名:所北。

子夜歌

其一
郎约月上来,累侬立风露。
风露侬不怕,但愿郎相顾。

其二
门前碧桃树,是郎亲手种。
花开游人多,郎去侬谁宠。

——作于1922年7月

《海门耆旧传》序

海门于三代为扬州之域,汉为海陵东境,后周立县,以后名属屡更。元、明圮于海,寄治通州。清乾隆三十三年部议:即古县址新涨沙置海门直隶厅。厅、县本非一地,非今昔之异名也。

地临险要,上汇江淮,下吞东溟。翘首东望,苍茫万里,涛声澎湃,诚壮观也。民风淳直不阿,志习朴实,劳而好义。耕凿为生,鱼盐为利。士读书而耻奔竞之风,商为市而无图射之巧,殆庶乎犹有古者存也。

余尝怪今世何寂寂无闻人,岂以俗醇而湮其进取之风欤?然历览志乘,则自明季迄今,凡以忠孝、名节、文学、技隐之名于世者百数十人,其所以成美俗者盖有在。而今之所以蹶而不振者,盖老成凋谢,闻前哲芳躅沦而不张,不足感发兴起之也。诗曰:“维桑与梓,必恭敬止。”言乎迩也。

余既悼末俗之陵替,惧文献之放失,因不自揆,乃旁罗载籍,荟萃旧闻,为耆旧传二卷,附列女传一卷。所以赓扬前烈诱迪方来,吾党之士,倘亦有闻风向往勉力继轨者乎?是余之志也。

余李姓,唐尚庵公于武氏之乱起义扬州,不克,偕骆宾王宵遁海上。中宗复辟,征赴阙。寻归,子孙隶海门。自后代有闻人,至达将二十余世。今为此传,强半我宗,附膺自问,不觉汗下。既以自励,又欲令异世之承学治国闻者得以览焉。

——作于1926年11月

府君述

余家世居海门之东南乡,距大江可二里许。时见沙鸟翱翔,风帆出没。崇明岛峙立江心,白浪中树影时隐时现,洵佳景也。而我先府君实生于此乐于此而终老于此者也。

府君讳选青,字飘庵,性廉洁,喜饮酒,不屑屑治家人生计。宅前有隙地数弓,暇辄携铲芟草,植芜菁之属,青翠肥泽。间植樱桃月季数本,甚茂盛。优游数十年,以嗜酒得疾,卒年仅五十有一。

时达七岁,犹记府君貌甚奇伟,鬑鬑有须,居恒默默不与人接,视其意,若有不可与人言者,岂其中有不自得者欤。

自府君之卒,家益落,乃迁于通之垦牧乡。母之亡亦六载矣。江滨旧宅,十年未尝再至,而水天之浑茫,帆樯沙鸟之往来,固未尝一日忘也。

乙丑八月,男文达谨述。

——作于1925年9月

《府君述》手稿

启东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公告

下述车辆系交警大队依法扣留的车辆,因车辆所有人、驾驶人未在限期内接受处理,现予以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经公告三个月仍不接受处理的,将依法处理所得款项上缴国库。

启东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2018年10月19日

车牌号	厂牌型号	发动机号	车架号
二、三轮			
车牌号	厂牌型号	发动机号	车架号
苏F7TB30	HJ125	954	68362
苏F8T843	HJ125	13269	7925
苏F8TC85	HS125	95680	6310
苏F6T511	HJ125	461775	98417
三轮	腐蚀不详	腐蚀不详	腐蚀不详
苏FZP899	HS125	234731	40137
苏F2056T	HS125	125726	30907
苏F71T70	ZY125	300807	300923
苏F8VC49	AN125	85273	20273
苏FZX596	HS125	218904	68640
苏F98T12	HS125	77209	35594
苏FZL579	HJ125	42374	64253
苏F0032T	HS125	124552	21436
苏F4UE19	WH100	K00110	A11892
苏F7T478	HS125	711711	4951
苏F9160T	GS125	446229	437195
苏FZL097	HS125	8840	29630
苏F0TE27	YX100	377	853
苏F37T61	ZY100	22882	25093
苏F9UW25	HS125	116613	48998
苏F6T361	SJF125	13566	792
苏FZY800	HS125	283747	18763
苏F3987U	HS125	30379	56962
苏FVM116	QS150	1680	101338
苏FZP227	ZY100	11267	11609
苏F1UC05	AN125	10195	9412
苏F7UZ78	SDH125	108074	375504
苏F8T399	HJ125	1176	40890
苏F8UJ06	QS125	7038	806999
苏F20T33	HS125	13896	6082
苏F5UB52	HJ110	14327	26062
苏F8ZC15	UA125	76140	30964
皖SQ7213	腐蚀不详	腐蚀不详	腐蚀不详
苏F8VE06	ZY125	405030	405121
苏F9TC22	JYM125	78711	120670
鲁C3W071	腐蚀不详	腐蚀不详	腐蚀不详
苏F5ZR16	WH125	M04781	38224
苏F3VK00	EN125	86462	563200
苏F5TM12	SDH100	177473	180292
苏F7UA02	QS125	622678	822696
苏F52T63	HS125	48993	36146
苏F2MM35	QS150	9361	604975
苏F41T73	WH100	1316	27455
苏F33T61	CQ110	482	602175
苏FZF620	HJ125	102409	5767
苏F5TW72	HL125	46997	C079
苏F62T65	HS125	41593	55353
苏F3VQ80	XS125	81107	29753
苏F3TL11	ZY100	702752	702631
苏FZC548	HS125	134488	36527
苏F33T00	WH100	9236	15146
苏F6UC95	AN125	14150	2237
苏F6VP68	WJ125	12609	8609
苏F4UR98	JL100	93431	6554
苏F4UV92	AN125	41316	8039
苏F5ZC06	JYM125	148894	52505

车牌号	厂牌型号	发动机号	车架号
苏F2TV95	SDH125	309701	100525
苏F5TS70	ZY100	709473	700729
苏F28T86	GN125	17520	48090
三轮	JH125	284018	83910
苏F6T759	QS125	464669	460611
苏F76T41	QS125	460827	448935
苏F63T66	HS125	56729	42354
苏F32T72	HJ125	990	73880
苏F1T207	QS150	9645	605441
苏F0T600	CM125	40574	46082
苏F3VC72	WH125	431	5508
苏F0UH17	HJ125	119235	85703
苏FVE512	QS125	2547	13402
苏F1UP86	JYM125	951685	33823
苏F8TE99	LYM100	57314	5509
苏F0TM15	HS125	149216	31227
苏F7UY02	DFE110	388	274
苏F4VE51	AN125	68586	5982
苏FZG477	HJ125	92160	48790
苏F78T05	HS125	63422	28687
苏F5TB47	HS125	17462	58448
苏F79T51	QS125	315236	315558
苏F8TT82	WH100	802760	13149
苏F61T58	HS125	308683	53742
苏FZG796	HJ125	36877	26608
苏F7TD88	HS125	19453	14423
苏F1TW40	HS125	209074	14618
苏F6TE05	HJ125	152	13804
苏FZW941	HS125	304701	22415
苏F6TM17	HJ125	46291	81
苏F44T47	EN125	210	27452
苏F6TT19	QS125	302509	302470
苏FV5372	SJF48	661023	20223
苏F73T25	JS125	H36449	15433
苏F6TE69	XS125	601027	30712
苏F0UX96	SDH125	107528	336038
苏F7UA13	SDH125	105114	222687
苏F3UP33	HS125	81564	25776
苏F7TB60	HS125	86243	3053
苏F0TF61	WH125	2274	53888
苏F38T58	HJ110	30930	37657
苏F7T697	WH100	7590	53800
苏F1VP88	QS125	461659	458017
苏F9UR99	ZY100	609134	609215
苏GEV322	ZS150	806819	腐蚀不详
苏F0TX08	AN125	7330	8401
苏F4TW18	JYM125	249068	25865
苏F51T68	HS125	35230	15425
苏F35T81	JYM125	136348	151069
苏F3325T	HJ125	183966	48447
苏F0TW48	SDH100	16577	16859
苏F60T86	HJ125	4485	28698
苏F22T22	WH100	1563	27669
苏F1TD36	HJ125	183858	48274
苏F0430T	HS125	29681	53268
苏F7TS15	HS125	175816	42542
苏F8UQ99	FT150	303644	136256
苏F82T62	HJ125	5411	86892
苏F6UH83	AN125	19134	7194
苏F2UF05	ZY125	701667	701536
苏F8UW15	AN125	44296	8892
苏F8TP69	FY100	41224	10071
苏F7FM01	HJ125	558	4583
苏F5TY48	HS125	209084	14646
苏FVR368	HS125	233254	8594
苏F3TR62	HS125	69712	177208

车牌号	厂牌型号	发动机号	车架号
苏F09T87	HS125	266950	10572
苏F8T281	QS150	397	600058
苏F6T917	JYM125	60639	35854
苏F4UM07	HJ125	52036	27699
苏F3TF48	HS125	102987	9971
苏FVL450	GN125	25158	24346
苏F0TZ02	WH125	383	1355
苏F8UV22	AN125	11204	22208
苏F00T75	HJ125	18697	11684
苏F7UR62	AN125	45296	300457
苏F3TQ07	HS125	9094	31988
苏F3TW76	HJ125	157674	36737
苏F7UA52	AN125	150	6536
苏F1TX19	AN125	1816	13524
苏F1UP05	HS125	91361	32011
苏F0UC60	AN125	5442	2377
苏FVV506	HS125	264041	35465
苏F5TJ66	HS125	134511	37422
苏F87T88	GN125	25739	69784
苏FZD913	HS125	280728	35403
苏F7UA52	AN125	150	6536
沪AP5688	腐蚀不详	腐蚀不详	腐蚀不详
苏F6TB77	HJ125	1190	68399
苏F5TF61	SDH125	38967	30644
苏F2UE58	HS125	31039	58879
苏F8VS55	QM125	912939	112
苏F8056T	HJ125	42039	90505
苏F03T05	EN125	2476	14152
苏F67T53	JS125	150720	1013
苏F2UY33	腐蚀不详	腐蚀不详	腐蚀不详
苏F0UR40	HJ125	50523	8980
苏FZN429	WY125	4979	74872
苏FZL969	ZY100	8888	7692
苏F2VB91	QS125	377	454
苏F3VD36	FT150	609580	244429
苏F79T77	HS125	6323	23505
苏F98T13	HS125	91281	5211
苏F6UQ58	SDH125	106641	41785
苏F1TE38	HJ110	284222	30092
苏F1UG99	ZY100	318223	318242
苏F4UN93	HJ125	52020	27658
苏F92T97	JYM125	76607	342630
苏FZT699	HJ110	3063	22106
苏FVR694	HS125	239492	10743
苏FZR040	ZY100	22436	23011
苏F25T37	HS125	294709	23968
苏F04T67	SY125	2253	1181
苏FZS199	WH125	2437	6830
苏F6VQ95	HJ125	150700	99476
苏F8928T	HJ125	1065	50688
苏F9VV11	SL110	721430	11179
粤WGG991	YBR125	649	22701
苏FYY216	钻豹	腐蚀不详	假牌
苏FNE636	海王星	腐蚀不详	假牌
苏FDH109	无品牌	腐蚀不详	假牌
苏F120R2	雅马哈	腐蚀不详	假牌
苏F9VS47	无	无	无
轻骑考拉	红	无	无
重庆	100－8	无	无
海王星	HS125T	无	无
钻豹	HJ125A	无	无
重庆嘉隆	48CC	无	无
豪爵	HJ125-8	无	无
钻豹	HJ125R	无	无
豪爵悦星	HJ125T9	无	无

车牌号	厂牌型号	发动机号	车架号
铃木	GS125	无	无
苏F8TX96	哈雷	无	无
赣KT5080	长铃正三轮摩托车	无	无
无号	铃木	无	无
无号	重庆锦宏	无	无
无号	NF100T2	无	无
无号	诺马	无	无
苏FV2886	轻便	32575	5299
无	无	无	无
苏F0TF01	无	0G1948	608488
苏FV6067	无	97104	15951
苏FZP032	无	324853	324840
无	无	无	无
苏GLE766	无	6167	3444
苏F7UF71	无	15258	3652
苏F7VH87	无	16034	28158
苏FVL849	无	无	无
苏F0342U	无	无	无
苏F5967T	无	无	无
无号	宗申红色正三轮	无	无
无号	绿色电动三轮车	无	无
无号	上海豪舰蓝色电动三轮	无	无
无号	福田五星正三轮摩托车	无	无
无号	美佳福蓝色电动三轮车	无	无
无号	锦绣前程蓝色电动三轮车	无	无
无号	拼装红色正三轮摩托车	无	无
苏F0390U	无	无	无
苏F8UF15	无	114925	A56145
苏F3T527	无	130572	88863
苏FU6041	普通二轮	029789	009506
苏FVM575	普通二轮	C00638	023541
苏FZT716	普通二轮	050D2508	0601284
苏F0907T	普通二轮	118634	040701
苏F7TQ77	普通二轮	601880	801841
黑色	普通二轮	腐蚀不详	腐蚀不详
兰色	正三轮	腐蚀不详	腐蚀不详
红色	普通二轮	腐蚀不详	腐蚀不详
红色	普通二轮	腐蚀不详	腐蚀不详
苏F1VM45	普通二轮	150811	011913
苏F0UL96	普通二轮	025611	013215
苏NPX100	正三轮	240168	100168
苏U3096	普通二轮	035562	082509
苏NUW583	正三轮	320898	014756
苏F4963T	普通二轮	001031	073456
红色	普通二轮	腐蚀不详	腐蚀不详
苏FVN231	普通二轮	045362	006308
苏FVX417	QS125	0405302468	302508
苏F4UH33	QS125-E	304476	000448
苏F3TX19	AN125T-2	004171	000934
无号牌三轮	蓝色有网兜的	腐蚀不详	腐蚀不详
无号牌二轮	红色骑跨式	腐蚀不详	腐蚀不详
苏FZV091	QS125	413595	414094
苏FZW952	JJ125-16	906631	015444
苏F0TW05	HJ125-8	045032	13369
苏FVA430	ZX125	070021	003584
苏F7TE50	JF125T-2	955729	K01647
苏F2T497	YX110-6	03144403	111077
苏FZY119	GN125H	383635	039078
苏F668Q7	LF110-7A	81351269	008544
无号牌	红色、金锋锐	腐蚀不详	腐蚀不详
无号牌	GN125	腐蚀不详	腐蚀不详
四 轮			
鲁1322680	拖拉机	无	无
非机动车			
黑色	电动自行车	杰宝	腐蚀不详
黑色	电动自行车	杰宝	腐蚀不详
蓝色	自行车	腐蚀不详	腐蚀不详
蓝色	自行车	腐蚀不详	腐蚀不详